寂寞且有富虛猶下藤：一五〇一

主編如李一文
責　繪　藝　者

包雨生據住道全身糯米一般的尤物，在她耳邊兩個細聲說圖語，開門見山說：「今晚你我組織一個家！」這話使尤物笑的倒伸在他懷中，伸手揑他扭他，纏作一團。

上田歌子一小時後再來到袁少德身邊，袁低聲問她：「明天飲下午茶可好？」——「那裡？你公司大廈？」她輕輕握着他的手細聲道：「你辦公時間，又何必勉强呢？」袁少德正色道：「我爲你介紹另一位電影製作商，你可以第二次拍片換一個東主，你是個自由影星呀！」——「當眞？但我老實說，從來沒有演過影視劇，而且也是第一回灌唱片，如果失敗，東家投資人的錢不見了，我怎對得住他們呢？」

「這倒不必考慮，因爲紅不紅，不是第一二部片子，瑪麗運夢露當年，第一部片子作女傭；嘉麗絲姬莉第一片，是阿娃嘉娜的配角。還有名滿日本的美空雲雀！我介紹你一個東主，是日港最大的財團！不計成敗，只要你一次比一次進步就成，但須全力赴之。」

「好，明下午四時在歌舞伎座東邊芳蘭園吃茶。」她說完，吻了他的右頰，細聲說：「你似乎內心還是喜歡我？」袁少德只微微一笑，要她有柏子可以過去。果然瑪麗又來了：「還須換三個位子。」於是大家散了。包雨生帶了新尤物單獨先乘車逃了，袁少德獨自回家來。

雪娘尚在看電視，良子休假回別府去了，林玉樓也回父母那兒去了，雪娘一人，顯得寂寞：「沒想到你早歸？」

「也不早了，十一點啦。」他坐下來，雪娘爲他更衣：「天涼了，開了點暖氣。我兩個吃消夜，我已預備了，就放在這兒吧。」她去廚中取酒菜來，兩人看電視。

袁少德將上田歌子被一家影視公司物色了去的話說了：「瑪麗說她必紅，原要你用她來我們公司的。」

「美而懸，但作了第一個舞星，怕捨不得急利，收入太大，綁住了她。」雪娘嘆道：「時代不同了呀。我是戰後藝妓界第一紅人，你知道的。我是暗中積蓄的財富再嫁人的，這十年變化不小，全不是英文說的——你說的對！我想將了錢！」——「你說的對！我想將她第二部拍片就由大洋接手過來。你見過她，但不認識。明下午派渡邊君出面，另用一個香港公司東京代表名義同她談，先訂約。」

「比良子、玉樓前途何如？」兩人草草決定網羅上田過來。她在被窩中，雪娘嘆氣道：「你我之間少了一個小孩子！寂寞……。」——「啊？」他一驚。

五八：扼住她的喉嚨

不能再遲疑了！顯靈立即伸手去把身邊的車窗玻璃絞低，並向窗外大叫：

「救命啊！救……」

馬魂剎時大驚，但他沒法子拉住顯靈，也沒法子堵得住她的口。假如她繼續叫嚷，甚至開了車門跑下去，那就糟透啦！情急之下，馬魂的雙手緊緊地扼住顯靈的喉嚨！

終於，她沒道時，那私家車已駛近至五十碼的距離了，馬魂連忙再叫下去，頭也仰靠在座椅背上面，不動了！

然後開動汽車，向下山的方向急駛而去。汽車吼叫着，喝醉了酒似地向斜坡馬路衝下去。當它擦過迎面而來的那輛私家車，兩輛車險些撞上！

馬魂的車子風馳電掣般地往下飛跑，轉了幾個急彎，沒看見那私家車追來，他才稍爲透了口氣。

顯靈仍然伏在座位上，沒有半點動靜。馬魂也沒去理她。

心魔　陳浩雄

一五一：緣份最難解釋

絲連　懷楚

「快珍惜這半天的時間，別老是說喪氣的說話。」李良笑笑道，「眞的，趁我還在，還需要說些什麼？別浪費時間了，好嗎？」

「難道我說的都是廢話？」她有點不解地問，「我在說出心中所想的呵，你不相信？」

「我哪有不相信呢？」李良有點緊張地說，「我只是希望你多說些高興的話語，太喪氣的說話是會破壞快樂的氣氛的。」

「好，好，你說得也對。」她不迭點着頭說，「的確，我不能令你快樂，就不對了，良，坦白告訴我，這些日子來，你快樂嗎？」

「當然快樂。」他不假思索就答。

「就只是爲了見見我？」她問。

「是的，這對我來說，已很滿足了。」

「的確，十九年了，能見面就不容易，我實在太幸運了，比你更感到滿足了。」她說，「正如你所說，這是緣份啊。」

「當然是緣份了——它是難以解釋的。」

一九〇：因身的合約

「反正我已失身，我恨錦華！」秀秀說：「就要獻身給尊崇的人，藉以洗淨我的污髒感覺！」

繼明喝飲大啖汽水，心與熱情都冷却，說：「秀秀，爲了使你繼續尊崇，我不打算在這時候做這樣的事！喝汽水吧！」

秀秀喝啖汽水，仍坐在沙發上。她佩服眼前的男子，竟冷靜到如此田地。另方面，對自己剛才的做法感到羞恥。

「你不愛我？」

「不，就是爲了愛，這個時候幹這樣的事！」秀秀抬臉望他：「過去，我一直在默默喜歡你，把你當作英雄是有理由的。」

「在我們這個社會，再也沒有什麼英雄豪傑了！好像我發現媽媽的秘密，憤恨離家，就演武功頭腦和身手的時候。原來繼明除在「峨嵋雙俠」負責設計武打場面，拍戲時臨場做指導外，還要在影片演個反派的奸惡魔頭角色。繼明辭演角色，我另有角色嘗給你。

另外，合約上寫明，你除掉做武術設計指導之外，還隨時担任影片角色演出。」繼明無話可說，只好以奸惡的魔頭角色醜化自己形象！

此外，開製作會議時，他提出修改劇本一些神化色情，對兒童有不良影响的情節，但錦華傲氣地說：「我的劇本盡善盡美，一句對白也不能改！」

秀秀說：「好像你原諒我昨夜的事！」

「昨夜的事，不是你願意。」繼明說。

「你媽媽和龍景的事，也許不是她願意！」秀秀說。

春節假期過後，繼明搭秀秀的車子過海，去華華公司上班。龍大少爺若無其事的樣子，表示歡迎繼明上班，還告訴他公司開拍下一部影片，是他表不知對不對？其實，爲父親的留下事業與名譽，我應該對付龍景，才是英雄好漢！」

「英雄好漢，貴乎寬恕，」

兩代人　海辛

（九四）波比博士躲在飛船後，弓箭仍舊向飛船射來，短箭由射出，沒有傷毀飛船，但有一些由弩機射出的巨箭，有三支却能摧毀飛船的外殼。波比博士看見他的五個隊員都中箭身亡，而探險船銀河號，又離奇爆炸，波比博士知道自己墜流落在這個星球上邊，很難過。

（九五）這時已再沒有箭射來，但却聽到了嘈雜的人聲，他在飛船後邊向樹林看去，只見一大羣携了弓箭長矛的怪人，這些人有一頭很長的頭髮，大都垂到膝蓋上，腰部圍了一些獸皮。波比博士後來知道是剪手龍的皮。怪人身材不高，只有幾百人之多。

（九六）怪人向飛船走來，把飛船包圍，波比博士有激光槍，但這時不是反抗的時候，也無法對敵這幾百名怪人。波比博士只有舉起雙手向他們露出友善的笑容。怪人說的話波比博士聽不懂，聲音很高而尖銳，吶喊起來使人頭昏目眩。博士被他們捉住，押着離開飛船。

心開

蜂語蜂風　緩倫

有利就業？

議員認爲港府機構架床疊屋。否則那能容這麼多人就業。

有人反對

增博彩稅通過。最不受人反對。

必加矣！

據說海陸可能非繁忙時不收稅。

只是閉的時間不多。

現代江湖實錄之四　濁手寡婦　田長軟

三四四：挨一晚

阿占冷笑，曰：「幾咀硬嘴！你想死？有咁易，我點了你死穴，你當然會釘蓋，每日子午之交，你會好似剛才咁痛兩次，令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契弟，有人頂得順，如果你挨得過一百零八日，算你好嘢。」

漏爆朱不禁大驚失色，因早幾年但聽聞過仁義堂蓋王七威名，知但有一手點穴絕技，可以限時限刻鑼人命，而且亦聽過身受者形容，慘過世上任何刑罰，一次比一次痛苦，但眼前這條英俊大漢，並非傳說中的蓋王七。蓋王七早已消聲匿迹，唔通佢係阿七傳人？

漏爆朱曰：「大佬，你是否仁義堂……」

阿占曰：「仁義堂？你點會認到仁義堂，擺白講你知，我係禾米堂嘅歪咀錦兄弟，點呀？唔明順呀，過來打那死我喇爆朱！」

「漏爆朱曰：「有鎚，我係同歪咀錦唔妥，但自問亦尊重仁義堂客家周，並有做過令周哥難易，我點了你死穴，你當然